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八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蕭際韶

謄錄監生臣汪葆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六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九年六月乙酉朔廣南東路轉運使陳倩言乞選差經水戰兵官以備舟師攻討詔師期不遠若自朝廷選人即已趨赴不及其令招討司選差及更博訪舟師利害施行

二月四日蔡承禧言陳倩精神昏昧乞選材臣為代從之今倩居官如此則是承禧所言

初不行實錄誤也

又詔築邕州等要害城寨以峙芻糧 又

詔茂州事宜已得平安前此鈐轄司日奏平安可罷之

此據御集可見後來王中正生事故具存之

丁亥知太原府韓絳言河東夏秋大熟乞以封樁錢帛

預散於民候收成入粟於緣邊次邊詔聽以一半配糴

詔安南行營軍士如疾病將官宜親撫視嚴責醫療

逐將月具平安及疾病死亡人數以聞 詔成都府路

邊事鈐轄司專制置梓州路轉運司與鈐轄司制置利

州夔州路轉運司與駐劄路分都監司同制置並許一面那移軍馬如邊事大須合鄰路兵力即利夔州路各申鈐轄司 安南宣撫司言已差桂州都監儂宗旦等同點集右江丁壯討捕劉紀又差左第二副將曲珍都大提轄團結訓練詔儂宗旦雖乞自效頗見忠勇然有諸子見歸劉紀恐或懷去就可更選有謀畧使臣一員與宗旦等同將領仍令曲珍提轄軍行日給糧錢千或慮路費不足若作軍人日給口食不便即比類軍人給

丁壯點集之後故有違犯即以軍法施行王安石言曲珍西人恐未諳溪峒情偽乞用溫杲參制之不許他日上謂安石曰宣撫司言兩江溪峒不可令且附賊大是溫杲之言大非安石曰方官軍未到雖不令附賊安能禁其附賊既不能禁其附賊因喻之使不反側堅心附賊又或為內應此不為失策上曰既附賊便為賊質其老弱反為賊用安石曰賊力能如此我雖不指揮安能

禁其如此上曰不指揮即却不敢全附賊安石曰彼力能制兩江我又不能救則兩江何為不附賊上曰不如團結安石曰固已令團結上曰宣撫司自要團結溫杲乃以為非曲珍向是西人却便入得兩江溫杲與溪峒十親九眷却不敢入安石曰溫杲事初便要去團結兩江深入攻交趾上曰何不去安石曰後來邕州破去未得杲初去時自云若邕州已破即去未得上曰杲何故云團結不得安石曰杲云人方耕作又無食所以難團

結後來朝廷令厚給彊壯又賑贍老弱如此而溫杲尚有言以為不可乃有罪初不如此而言難團結果有何罪上曰宣撫司要支與錢米安石曰溫杲來說難團結時未見說支錢米王韶言昨遣种諤時欲及春末夏初且攻擾交趾取其側近州峒至冬宣撫司往乃易為力上曰兵何由到得安石曰臣初以為賊尚攻邕州未下其國空可輕行襲滅則入寇之兵不攻自破後來邕州已破則襲滅之事更不可言然當交趾乾德初立州峒

各欲內附此事不過募二萬精兵擇五六中材之將必
了得交趾竊恐當時料有今日之不軌則亦不惜一舉
四夷事若不圖大於細為難於易則勞師費財固其所
也上曰前代興王欲有為須先練兵而後動安石曰舉
事則材自練若不舉事亦難練兵但日夜教之坐作挽
射不知遇敵氣果如何但舉事使嘗之而有功則人材
不材自見材者見賞拔則不材者亦奮矣上曰舉事亦
須自家兵馬可用若宣王征玁狁具飭治車馬如何也

又須度力所可能勝安石曰譬如乾德初立時用二萬精兵足了以中國之衆募二萬人精兵豈患無之擇五七中材將帥亦豈患無之一舉滅交趾則威立矣以嘗勝之衆布之陝西則陝西之兵人人有勝氣以其氣臨夏國不足吞也吞夏國則中國之氣孰敢干撓

此日錄六月六

日事今附此諭溪峒今且附賊乃四月十九日事五月八日諭劉紀亦同此意

是日上為王

安石言熙河探報夏國欲用十二萬人取熙河六萬拒漢兵來路六萬攻取果如此奈何安石曰熙河城必非

一日可拔夏國縱無後顧不知十二萬人守熙河幾日
自來夏國大舉罕能及二十日熙河雖乏糧亦皆有半
年以來枝梧恐無足憂者且夏國非急迫安肯出此出
此則絕歲賜致諸路攻擾有何所利

戊子供備庫副使張遯為西京左藏庫副使前乾寧軍
司理參軍張適為大理寺丞遯等以外都水監丞程昉
上修濬浚河及淤田之勞也

會要云修濬浚河功畢

詔比部員

外郎權同判都水監劉璿減磨勘三年故工部郎中都

水監侯叔獻長子上高縣尉時中與循一資以聞丁字
河功畢也然河成而舟不可行尋復廢之於是王安石
為上推言叔獻公忠盡力不忌能可倚仗以事侯淮南
運河打量退出田即具前後功狀乞贈官上曰贈官殊
無實利不如更推恩其家也

究竟當考

滄州言第九將下

押隊下班殿侍朱琪與界河賊船鬪敵斬首十三級射
賊五人墮水長行趙友等十二人殺賊有功詔朱琪轉
三班借職趙友等各轉資每級賞錢六十千

已丑成都府利州路都鈐轄司言綿州都監王慶等救
援茂州戰沒詔王慶給賻外女俟出嫁夫與奉職子婦
若生男與借職生女亦俟出嫁夫與借職崔昭用子瑾
與奉職璘借職劉珪子仲安與奉職永安借職白身沒
陣二人王禹錫及崔昭用壻各賜其家錢五十千左侍
禁張義有功沒陣與贈官子宗望宗保及女俟出嫁夫
並與借職

劉珪初見六月五日
又見十月十二日

辛卯給事中知陳州呂惠卿奏往者鄧綰言臣丁憂日

託張若濟貸部內錢聞推究所窮究首尾七月乃畢今朝廷復差蹇周輔推鞠其初遣使之指事本緣臣臣事既明更為何人置勘周輔乃綰鄉人嘗為御史推直官不惟有嫌於法亦礙乞別選官置院詔屯田郎中新權發遣秦鳳路提點刑獄李竦與蹇周輔同推鞠初以惠卿奏進呈王安石曰徐禧本惠卿所薦自布衣不旋踵為美官尹政亦惠卿與章惇所獎擢因何不言恐人疑其不盡今乃言周輔不可用不知周輔有何嫌上曰惠

卿言綰已是罪人難更用其言安石曰綰為言事官縱不實無罪上曰綰言借錢事亦已有不實安石曰綰以根究為未實即未見其為罪況言事官許風聞言者自有主名安可遽以罪綰上曰惠卿必緣罷却溫卿故云爾上又曰惠卿言觀宰臣氣焰必欲致臣於死於是安石因請改差人上難之安石請添差一人上許之遂以命疎安石既與惠卿交惡令徐禧王古等按華亭獄不得惠卿罪更使周輔按之安石子雱猶恐弗得切責練

亨甫呂嘉問亨甫嘉問共議取鄧綰等所條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初不知也惠卿素結堂吏吏遽告惠卿於陳惠卿即自訴且訟綰及安石前後凡數十紙其略曰綰等入奏中書出敕如出一口又曰夕出於有勢之口朝書於言者之奏又曰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為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姦移怒行狠犯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聞

望一旦掃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為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雖然安石忌臣之心有甚而無已故其所為無所顧藉又曰今中書乃用罪人綰等之誣辭出降救命又曰匿其忤心託情小事以脫誤詔令之出此皆姦賊之臣得以擅命作威於閭世者也奈何安石今日之所為乃與之同事耶又曰安石矯誣救命以令勘官又曰前之矯誣必當彰敗又曰陛下既令安石任政若至於此

而不稍裁抑猶恐非長久之道又曰安石必不敢以此為名而求去若以此求去是敢以不義要陛下也其可從乎又曰陛下平日以如何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入自任不意窘急乃至於此又曰君臣防閑豈可為安石廢也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上既以惠卿所訴事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而問雱雱乃言其情安石始咎雱雱先病疽忽患增劇而嘉問等相繼得罪安石由是媿上數求去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

卿惠

訐綰及安石語據陳瓘尊堯集及尊堯餘言惠卿家傳云前後十四章自辨已附注五月十四日六月十三日罰呂嘉問等李疎九年五月十九日以屯田郎中通判和州差權發遣提點秦鳳刑獄十年四月八日乃改福建運副朱本於正月二十七日便云福建運副誤也御史中丞鄧綰言呂惠卿

罪惡之人近因朝廷差官按治抗章自列尚敢凌蔑陛下股肱耳目之臣乞賜重行屏竄知諫院鄧潤甫亦言惠卿因朝廷差官案治抗章自解謫闌增飾詆誣大臣欲以致君之疑薄已之罪乞先行絀責禁絕章疏詔並候秀州勘畢取旨丁憂人將作監丞蘇子元言乞依

舊許欽廉雷等州民主管蜑戶各依海岸灣澳居止採魚為生遇有出入須令主戶知其所往俟大兵進討即發蜑戶及船隨軍庶免為賊偵候先是廣西轉運司言乞邊海州軍許土著富民養蜑戶遇入海得珠則約價以償惠養之直所貴蜑戶不為外夷所誘從之至是又詔廣西轉運司備錄前旨榜於沿海州軍 詔淮南江南廣南兩浙荆湖福建等路各給五路教閱格付安撫鈐轄司先看詳有無本路不可推行事及有當教習武

藝今當如何比較賞罰開折以聞及差路分都監以時
出巡點檢仍責當職官訓練長吏提舉歲終比較殿最
升絀

壬辰三司言奉詔折二錢可且未得支用別聽指揮前
已詔諸路通行今未審止禁在京或令諸路並罷上批
都下錢法自祖宗以來未嘗有改其新行折二錢不須

取索比較利害宜直指揮京師并畿內並罷

墨本此下有執政進

呈不行六字
朱本刪去

先是薛向鑄折二錢於陝西其後許彥先

又鑄於廣南及廣南以償銅價既而有言折二錢民或不肯折用又諸路繼有如此者故始詔令府界不用後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既用即當令京師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用折二錢不售訴於開封而被決者又言有訴於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罷之及中書訪問開封三司皆言無是事乃再以進呈上又云但恐經久富民藏小錢莫出爾王安石曰大錢亦無多富民豈肯藏小錢不出藏小錢不出於富民亦有何利上又曰恐四

夷聞中國行兩等錢以為貧窘乃傷國體如何安石曰
錢有二品自周已然何繫貧富且自古興王如唐太宗
周太宗時極貧然何足為耻臣初不欲鑄折二錢今乃
極論者蓋朝廷舉動為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即為姦人
窺伺愚弄將不能立國是又何能安天下國家也上乃
令復行之然兩宮訖不欲用折二錢故折二錢未嘗進
入禁中安石爭不能得退遂移疾不出上使人諭之曰
朕無間於卿天日可鑒何遽如此安石乃出

先是至復
行之據朱

本安石移疾據
司馬光記聞

先是詔安南招討司招降楊光僭等

於是招討司言蔡煜申楊光僭等必以死拒命恐未易
招降頓兵挫銳妨討交趾兼無故貪其地非義不如候
招討司回兵討定王安石曰煜前遣趙楊諭光僭等內
附又與蒲宗孟言煜不去一兩月須了今以大兵脅之
乃云必以死拒又以取其地為不義却候回軍討定何
其前後反覆也上曰煜在任自不能了今恐功在他人
故如此其為人險薄大似其父安石曰迨天之未陰雨

綢繆牖戶不及今脅取恐南師既行彼見中國無如我
何因交趾未服間連結撫水更為湘潭之患兼恐南師
歸日軍人有功者自欲就賞一歸而無功者意氣已索
難更舉事上曰不知招討司會蔡煜意否安石曰郭逵
對臣自云回軍日相度臣曾奏此事上曰今討定與回
軍利害等耳彼見我軍勝呼之必至如韓信令燕從風
而靡光僭必不能過燕安石曰燕無并吞天下之意則
宜有所附非附楚則漢爾漢勝而招之宜必往況如韓

信者燕若不附必不但已今兵銳而無事之時乃不敢
呵問光僭及軍回之日思歸之士不可久留光僭老賊
諳識事機知南師思歸將帥又無堅忍之意逗留不肯
遽出則南師自當捨之而歸且燕勢必有所附光僭志
自擅而不出則與韓信燕事不同上又曰事定後蔡

自可行遣安石曰便且令分析前後反覆意狀亦足以

倣姦朝廷不宜數為儉人所愚弄也

此日錄六月八日
事按實錄三月二

十二日專委朱初平招撫楊光僭等至十月二十一初
平言諸楊出降蓋未嘗借招討同兵力不知日錄何以

有此或當時曾降指揮緣蔡申請遂罷亦不見蔡煜
有無行遣今仍附見本日更俟考詳十六日辛丑詔付
郭達云云則是王安
石所言訖不效也

癸巳賜布衣馮正符同進士出身與試銜大郡判司或
縣主簿尉正符遂寧人以御史中丞鄧綰奏舉舍人院
試中等也詔河北路巡檢縣尉已用義勇保甲土蕃
其元管馬步軍並於馬軍額除之所減巡檢兵級及弓
手義勇保甲各教支費委監司一員拘收封樁季具數
上兵部歲終以聞中書點檢準備移用其兵額令樞密

院詳酌裁定 宣政使耀州觀察使張若水卒詔用石

全彬例贈天平軍留後

丁酉權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呂嘉問檢正刑房公事張

安國提點五房公事劉袞刑房堂後官張奕各展磨勘

二年主事黃九皋以下各降罰有差以呂惠卿言推究

弟溫卿劄子誤帶出御史中丞等疏內因依下兩浙制

勘院故也

朱本取王雱傳所書附此云時方下兩浙制獄鞫呂惠卿未具而嘉問等乃以鄧綰乞責

降其弟和卿疏雜他書行下執政初不知堂吏遽告惠卿於陳惠卿以聞特旨罰之新本因朱本今但從墨本

時政記與墨本同五月十四日與卿家傳云云可考

已亥疏決繫囚雜犯死罪以下第降一等杖以下釋之
凡降釋罪人千七百二十六火總二千五百餘人分
命輔臣禱雨 詔上番保甲人多處即大保全上人少
處即小保全上從兵部請也 是日

六月己亥十九日也

安南行

營發潭州趨桂州

此據郭遠家所錄征南一宗文字六月十日奏案張方平九事云潭州拒

桂州十四程然則郭遠等到桂州必是七月初也

辛丑安南招討司奏丁憂人將作監丞蘇子元言朝廷

命將至占城占臘使牽制交賊廣東所備戰船海風不定必不能盡達况占城畏交趾占臘未嘗至廣州貿易人情不道若舟師至而二國疑懼則事危矣乞令楊從先等止自欽廉海上進兵又言陸路進兵抵賊城下尚隔大江交人善水戰慮賊船據險大兵難濟遇夜奔衝必敗事乞下廣東經略轉運司委官選水兵募勇敢教水戰將來只自廣州沿海發船抵欽廉界泊岸俟大兵進討有期即令水兵徑入交州擊賊分船北岸以濟大

兵本司據楊從先奏今水陸並進陸不過自邕州至左
右江橫山寨等路邊近甲峒廣源進兵水不過自欽廉
等州發船然密邇交趾無不設備若不以奇兵牽制何
由指日克捷今若自廣州進兵以九月發船乘北風徑
趨占城占臘與宣撫司會邕欽師期同入交趾討蕩并
據廣東轉運副使陳倩狀前此發舩舶至占城占臘各
避九月至十二月颶風飄溺須正月初北風乃可過洋
本司看詳楊從先之計誠疎蘇子元之說甚長乞朝廷

詳酌指揮詔招討司從長施行

郭遠傳云遠次桂州遣和斌楊從先督水軍涉

海自廣東進諸將自廣西進此云令招討司從長施行不知所從竟何如觀七月十二日詔則從先冒大洋之計訖不從也

又詔付郭遠等近累得卿等奏楊光僭事據

勾當人申說雖無大段克悖然觀其意思終是負固未肯即便聽伏勾呼緣今來大兵南討本以交賊犯順如光僭小醜乃是因而措置餘事若却專用力經度甚非朝廷本謀及慮將來師期日逼此蠻叛擾反致綴留大軍深為不便卿等可及兵形未見間且依朱初平議羈

縻安帖無令反側俟有隙可窺或敢肆叛誕加兵誅討

未為後時達言已依初平議霸縻安帖訖

此據郭達征南文字六月

十七日御寶劄子今附此可并六月八日蔡煜所言七月十七日朱初平奏

壬寅上批北人見爭理瓦窰塢地分可速降指揮下韓
績等令子細遍行檢視詳悉畫一地圖聞奏其堡鋪山
川人戶莊井及水流所向並須一一貼黃聲說不得小
有鹵莽漏落

此據御集九年六月十八日下十一月二十五日可考

癸卯秦鳳路提點刑獄鄭民憲言逃移弓箭手并營田

地土昨多方設法召人請佃令認租課乞許就近於本
城寨輸納仍特蠲免支移折變從之 以水源峒蠻主
儂賀部能峒蠻主儂境地弄縣蠻主儂華領馬峒蠻主
儂淋並為定遠將軍賈縣蠻主儂夏安清水知縣儂凜
馬柳上下段知縣儂舒儂宿並為寧遠將軍 高陽關
路安撫司言信安乾寧軍塘灤昨因不修獨流決口至
今乾涸乞於樸樁堰南引御河水注入上批聞近歲塘
水有極乾淺處當職之官頗失經治可於兩路各選委

監司一員以巡歷為名點檢具濶狹深淺畫圖以聞已而河北東西路提點刑獄韓正彥韓宗道各具淤澱乾淺處以聞詔送河北屯田司相度當興修所在計工料聞奏其官吏仍令東路轉運司劾之

丙午詔以王雱病特給王安石假令在家撫視

丁未詔河東將下軍兵民兵器什物令知太原府韓絳密選委官除麟府豐州岢嵐寧化軍外遍詣逐州軍擇可用者依所降八陣法內九軍會數所用名物於太

原府代州各備一九軍會數編排收貯委絳提舉仍令所差官須逐一簡選毋得止憑文字編排如不足當令軍器監製作應副非久專遣近臣閱視令絳先具庫屋數目修置次第畫圖以聞

戊申衛尉少卿石鑑言昨交趾入寇諸峒蠻族並是脅從多有欲歸投者乞因招諭并目覩邊界利害候到闕奏陳詔令石鑑赴招討司陳說訖赴闕

己酉詔大軍南征邕州最為根本之地錢糧軍須皆在

其中賊若計窮自海口由永安州路取欽廉走邕不數日而至雖城堅不可攻豈不虞鈔刼之患邀我糧道人心必揺回師北救則腹背受敵招討司應已有處置未見奏所以為備令本司密以聞

未見奏報如何

太子中允天

章閣待制王雱卒年三十三贈左諫議大夫手詔即其家上雱所撰論語孟子義雱性刻深喜殺常稱商君以為豪傑之士每勸安石誅不用命大臣而安石不從也安石輔政時罷逐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儼慧少

年諸生一切以王氏經為師講官策試諸生論及時政
皆罷逐及與惠卿交惡使人告發呂氏姦利事皆自雋
發之 侍御史周尹言臣聞錢幣之用古者或謂之泉
欲其流而無滯或謂之布取其周遍而平均臣去冬奉
使經由永興秦鳳路伏見盜鑄鐵錢不少市肆買賣交
易多不肯行用官司雖有支出却不收納上下疑惑軍
民愁怨問其本末蓋是錢法用一當二鐵賤易得而民
間盜鑄者費少利倍所以抵冒嚴刑不可止絕濫錢日

以滋多臣今到京便欲具管見申述乞將兩路折二鐵錢只作一文行用自免盜鑄之弊又訪問得所在官中積貯者約有數百萬貫民間收藏者猶不在其數緣上件錢貨起初元以一當十後來減為折三近歲又作折二已於國家重貨十損其八若更作一文行用即又損一分所以不敢輒有奏請昨來朝廷差汪輔之往逐路揀選行用日近風聞却又以汪輔之所揀永興秦鳳路鐵錢萬數不多令三司指揮更不行用仍令逐路轉運

司速行改鑄臣竊惜官中見成數百萬貫錢頓為棄物兼別行改鑄又費一重物料經隔歲月未能數及元數就令改鑄務監每一日鑄及三千貫即一年之內除節假旬假實有三百日課程約只得九十萬貫以來計三二年間未滿數百萬貫況日課未必及三千貫之數也若改鑄之法或只仍舊作折二即民間盜鑄定亦不可止絕況即日本路經費寔廣財用窘乏或更似此暗有失陷即年計必致闕誤臣欲望聖慈重惜國家財貨無

以臣言為輕不足採用特賜指揮將折二鐵錢更不別
行改鑄亦不須揀選起自今後只作一文行用則盜鑄
者所獲之利不充所費自然無復冒禁作過歲省重辟
而農商交易獲泉貨通流之利且約官中所有止就四
百萬貫言之若以二為一即猶得二百萬貫之數致力
簡省便可行用公私之間必無疑阻比之改鑄勞而又
費其利害灼然可見如允臣所奏即早降聖旨下三司
疾速施行免致虛有勞費

周尹疏附見當刪取之其從
違須考二月二十七日遣汪

輔之四月一日及公弼云云又
七月二十二日又九月十六日

辛亥詔自今應刪立海行條貫專委官詳定訖中書樞
密院同進呈取旨類聚半年一覆奏頒行事應亟行者
取旨中書委檢正五房并本房檢正與制敕庫官樞密
院委都副承旨并本房檢詳提舉宣旨庫官司詳定以
詔令數易故也先是中書同日奏修令式二事上批如
上二事既非不得已須當改定可俟歲終或半年一次
類聚頒行自今海行條式宜半年一修定進呈取旨頒

降母更紛紛改易疑擾四方故有是詔

壬子以進士權武學傳授楊伋為山陰縣尉以伋獻兵說可采令權傳授候一年與試至是舍人院試策復中中等故也 是日上批付郭遼等代北疆事雖已分畫北人展轉邀索不已諜者多稱北人緣朝廷方事南討欲乘時牽制以此觀之安南之舉惟萬全速了為上卿等可更體國精加籌策博極羣議亟期殄滅以尊強華夏使四夷自此稍知斂戢

此據郭遼征南文字六月二十八日御寶劄子今刪取附

見神宗責望如此達等竟生責有以也夫

是夏富弼言臣退伏草茅不預人事近者竊聞蠢爾蠻獠犯我疆封二廣作災五嶺嚴備雖為手足之患諒煩宵旰之憂然而命將得人出師有日上稟宸筭必成武功臣又竊聞淮南累歲尤為荒歉流亡餓殍賑濟難周今驟起數萬之徒間由諸路而往兵馬所到糧草須辦監提守宰惟務供軍府庫倉箱殆難足用既各求於集事恐必至於擾民復有按察之官繼行督責之令上下

逼迫公私煎熬人心不寧實可矜惻臣又竊聞南方鄉
村城郭重疊逋欠官司錢物其數浩瀚若監司州縣又
相催理仍與此時贍軍所費一併取足則民不堪命無
以為生嘯聚驚騷或難禁戢陛下天賦仁聖累降寬卹
之詔其如所在闕用出於無可奈何須至侵漁方能濟
集而又官吏各思一時苟免罪責不暇為國家憂及後
患而為長久之計也臣又竊聞諸處興修水利之類役
人甚衆多或至於一二十萬此傷耗民財事亦不細伏

願陛下降詔有司并下諸道切以寬民為務凡所逋欠可蠲者與蠲放理難蠲放者多分料次且令迤邐輸納及權罷諸般興作完聚民力一意專以破賊為急俟嶺南寧息歲時稍豐然後別上圖議以稱朝廷有為之心固亦未晚也臣杜門謝事祇如聾瞽但時得於四方之人傳聞者今錄以上奏苟有妄說惟陛下恕其愚而憐其心以來衆正之路又言臣近者因拜謝章輒敢略具南事附奏伏計愚懇尋達天聽蠻寇大擾即已竄歸然

王師遂行必謀弔伐水陸並進威德兼施若夫討禦之方得失之際則非臣庸短之所預知也伏望陛下密詔郭達等候至二廣熟計攻守利害速具奏聞可往則往如不可往則令別圖去就以全王師之重海嶠阻遠恐難責其固必臣又竊聞秦隴之外數年用兵尅取熙河等五州別立一路闢地進境開拓故疆誠為國朝美事然而遠近共傳當時殺戮人命不可勝計費耗財用莫知紀極是皆主事者公為欺罔不以實數上奏致陛下

無由得聞今既立成部分建置官屬屯兵守禦各有定制即須所得之地所出之物足以供贍一路不假外求然後可為長遠之利遂成開拓之益則向者人命不為枉殺財用不為虛費奈何罷兵後惟聞朝廷自京師輦運金帛監司從內地支撥糧草增添轉遞遞鋪奔走不絕於道滔滔而去尚云不足一二年來又聞彼中米麥每斛計錢四五百文賤亦不減三百以上公私遑遑汲汲日憂不逮若常如此豈不為枉殺虛費而又自此國

家府庫如何供億民間物力如何出辦遂使官私俱困得之何用況陝西即今上下窮窘已甚事苟得實臣竊憂之伏願陛下親選無所畏憚公忠臣僚不與其時用事人為黨者往彼按視土地可耕否所收貨物足用否人情可安否久遠可守否俟得其實然後委二府會議方見經久利害如何若不審行考校但務竭力勞費臣以為末等之家有十金之產者且猶未肯如是況為天下之計哉惟陛下深切留意也唐宣宗朝此方亦曾自

舉十數州內附未嘗少加攻取既而供饋闕乏終却叛去唐亦不復顧惜更乞略賜檢詳亦可以為證矣臣又竊聞代北之地北人妄有爭占意在先發殊無義理朝廷以其倔強難制遂欲盡與此說傳播甚盛然終未知虛的萬一是的則聞者莫不憂駭何哉蓋彼固婪貪後患彌大彼曲我直事甚明白且宜以理辨折未易可許昔趙欲賂秦六城大邑而虞卿不從東胡欲求匈奴甌脫而冒頓弗與觀於簡策足為龜鑑願陛下取此二說

以今疆事反覆叅校始末輕重與二府議定決然利害
奏稟而後行不須特出宸斷也臣又竊聞累年新法所
行之事條目甚多陛下近各深見為害但虛懷隱忍未
即更張此誠大得為君之道從容優裕而不欲迫急也
然羣論所謂為害者皆害及天下之人被害既久則豈
尚容舒緩哉度今事勢正如解倒懸之急惟恐解之不
速也亦如人之感疾深則難愈木之受蠹深則難補惟
陛下所見害事既明芽蘖已著宜早圖之必無太早之

失更或稍緩則遂成疾蠹深患朝廷亦難奠枕矣況天下不以賢愚共知陛下始欲講求大治比迹唐虞前代帝王用心非所能及而不意為人所誤至此事皆成弊究其端由實非陛下之失惟是衆口共責為謀者恨不食其肉焉今聖情既已開悟稔知其罪而猶隱忍借護不速更張漸致事生却恐遂玷聖德也臣更願陛下左右臣僚中不以職位高下常視其反覆狡獪者疎之純良方正者與之反覆狡獪者雖有姦才彊辯可以惑人

其餘自取名位及援引親舊結成朋黨互相保庇表裏
膠固牢不可破如此之類豈可置之左右而任之以事
乎蓋本無一定之志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
必無忠蓋慤實安肯內心於國家也純良方正者才辯
誠有不及狡獪之人然其心不二持守堅篤中立不倚
旁無朋比用之則直道而進捨之則奉身而退不為利
回不為義疚忠亮一節至死不移不肯欺昧朝廷自求
多福如此等終無妄誤必能為國家立事假有未能立

事者亦不為害也陛下臨御既久當盡照見固難上逃聖鑑此尤宜常掛宸念恐非須臾可忽也緣誤用一二姦人則展轉援致連茹而進分布中外大為朝廷之害卒難救整唐文宗所謂破河北賊易破朋黨難者正為此也天子無職事惟辨別大臣邪正而進退之此其職也竊乞重之又重之臣狂瞽之說實有愛君憂國之心固無他志伏乞俯賜聽納早賜裁處又言臣荷聖眷特厚以老病休退無便不敢非時輒以愚誠上達今因賀

表復敢具所聞附奏惟願聖造斷在必行況造端已甚
不煩更加訪問深恐問及意異者妄有飾說又惑聖聽
也臣賦性愚戇不識忌諱既聞衆議萬口一詞竊慮左
右前後之人交相蒙蔽臣實不忍緘默上辜聖恩此劄
子只欲陛下略知外事一二而已乞不降出庶免後悔
也弼上言不得其時前論交趾云附謝章後論新法云
附賀表今悉載於六月末謝章不知何事賀表當是
同天節也更須考詳弼言陛下深見新法
之害不知何所據或恐是王安石罷後

張方平言

交趾自李日尊以來貢職已廢朝廷濶略不問邊臣苟

慢防禁盜弛凶惡盜賊姦蠹之民諸配徙者不無逋逃
頗從亡匿亦有士人頑嚚不逞投身亡命赴其招進教
之治兵助為邪計故今乾德敢奸王命凶黨用事多是
華人往時遣使例抵其國見城中無居民府舍湫陋茅
竹屋數十百區以為軍營兵器有弓弩木牌梭槍竹槍
弱不堪用勢不能為中國患故遠而易之至景德中李
氏竊此疆域及今七十餘年王人久不涉其地不復知
其虛實今聞其城柵隍塹乃有數重兵力民衆必益充

足頗略旁近占城等諸小國事勢設施比前為强大而
嶺南長吏猶習故常本非經遠之才又忽不虞之戒狂
妄輕脫為國生事蠻性狠悍有不能堪告訴不聽投書
不受事情壅塞積成忿恨及其戰艦抵岸軍鼓叩城如
入無人之境略無交鋒之備寇兵所至城邑為墟遷致
貨財係累婦女封豕長蛇恣其酷毒傳聞其事可為痛
心然此為既往之咎方當慮將來之策謹條九事列于
左方一事即今淮甸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仍歲旱

蝗陂澤竭涸野無青草人戶流散窮荒極敝事可憂痛
方當散利薄征緩刑弛役布德施惠以撫存保息而盜
起南裔王師大興正出荆潭之路此時民力何以復堪
賦發臣愚以謂今茲上策當以謀取不可以力勝謂宜
且擇廣桂二守臣精密毅重識略足任者屬之方面付
以便宜使各選舉部下文武將吏其兩路職司官朝廷
為之遴選令協力從事招集戶口各安本業為發禁卒
以代荆湖見兵益令募本土丁壯分屯緣邊城邑使足

以保守要害更相救赴則賊不敢復窺徼內自取殲夷
峙糧積芻藁惟事事乃其有備揣情觀變臨事制宜歲
年之時經營進取益中國御蠻夷固有大體圖功宜審
慮害宜深務在保威靈紓民力全士馬之用惜金帛之
費先收多福以絕後虞此為全勝之筭經遠之道儻謂
業已興舉難於散遣猶有中策具諸下條二事蠻寇自
入欽廉以至臨邕州殘暴黎庶踐食城邑既而席卷還
其藪穴及今已累月朝廷旌死事者而錄其孤推恩厚

矣然及民之惠猶有闕者春秋傳魯與齊戰曹劌請見魯公問將何以戰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劌曰此可以一戰蓋謂其重人命也謂宜特降德音下廣南荆湖以慰安遠人之情使知陛下哀痛傷惻之意凡四路百姓耗病之事加惠優恤之庶國家仁恩無所不逮至如宥釋罍誤以安吏卒之反側開設賞募以招溪峒之酋豪祭酹其亡魂掩藏其殘骸皆前代常行之事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即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

則威之所制者廣震耀殺戮生殖長育功用相承此天之道也三事東南六路災荒已甚官私匱乏莫相救恤又緣青苗助役市易之法農民困於輸錢工商窘於財利謂之錢荒人情日急今王師薄伐聚于荆潭調發賦輸即以軍興從事荐饑之際供億實勞臣聞安民豐財用兵之本也所有荆湖南北廣南東西四路青苗助役市易法伏望特賜先罷役法令復依舊制施行以此宣布德澤慰悅民心易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

民忘其死悅之大民勸矣哉四事臣聞兵者國之大事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憂深而思遠知天知地勝
乃可全地者遠近險易廣狹生死也彼蠻之舉事非謂
其衆可以抗王師非謂其智謀可以勝中國而敢為暴
害至是者負山海之險林藪之深可以出為寇患難以
入與戰關乘我無備因而得逞傳聞蠻界其崖壑深阻
處篳竹叢薄不通人行人有操持器仗者從橫不得回
轉頃年貢象治路劣容象行謂之象路象過尋復蒞塞

蠻行如鳥獸穿竄山藪間自知其路外人不得而入也
今業已失備致寇蠻又悉衆而歸王師于征是行天討
非救急之兵也救急則欲速行討則要之致誅而已不
計收功之緩當圖全勝之策今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銳
士不可久於瘴鄉驍騎不能馳於鳥徑營柵無所立糧
道不能通長兵無所施行器無所用財殫力屈徒沮國
威先有自困之形未見必舉之勢何也若士馬而得為
用則螻蟻之衆何足平若士馬而不得用則熊虎之力

無所展儻今冬蠻未撲滅則前春兵須抽退更圖後舉
臣竊難之臣識闇志衰安知軍旅之事但以古今方冊
亦足比測事宜向者嶺南有萬兵蠻何敢輕入竊謂今
來弔伐兵在於精不在於衆可以計取難以力爭况淮
浙江湖公私罄匱人至相食豈有畜積計置芻糧財費
過倍若令諸軍日駐襄鄧將佐僚吏省去冗員隨行廂
軍量留充役自餘浮食一切勒回以寬輸省齎送國財
民力實為大計襄鄧間比年豐稔倉廩充實軍留就食

足支歲月士飽馬肥暮秋引發乘銳誅賊軍氣自振後
無艱乏方可圖功五事臣觀蠻事可以計取難以力爭
蓋交趾氣俗與諸蠻不類諸蠻貴種姓服從貴種義不
可奪今交趾自國朝以來已易四姓皆由大校以權黨
篡奪乃是唐末藩鎮遺風故其勢易為翻動竊聞乾德
尚幼諸酋共事而主謀者三人今入寇大獲金帛子女
各得所欲蠻夷不義惟利是貪歸國爭功豈能相下如
列其三郡分授三酋各為主領被之告命使達蠻中事

縱不行必生猜貳以至他日釁端常在多方以撓之則
功易舉矣兵法曰軍莫親於間事莫密於間非精知微
密不能用間用間之術神妙之道也惟時會之為難得
今實得其時會惟陛下深念所以可付之人誠上策也六
事林邑國在交州南境本象林之地漢時列為郡縣後
有功曹區連者殺縣令自立為王因別為國歷江南六
朝嘗羈屬之隋仁壽中擊破其國尋而自復至唐朝貢
不絕國朝以來為交趾所隔遂不復至然自晉宋歷代

嘗侵寇交州南史以為林邑素無土田貪日南地沃常
欲略之故乘釁即入日南九德諸郡輒留不去唐末亦
是為羣獠搖扇以陷交州為中國患今揣能害交趾者
惟林邑且林邑與交趾相去纔千里本共象州一州之
地今桂州至邕州尚十四程則是林邑交趾之間比邕
桂中間程途猶近意者募能使外國之人諭以討交趾
事約之師期使自一面入會王師如能破交趾者以日
南九德之地委之蠻夷貪重利必自為力亦伐國一奇

也七事竊見安南後軍見在本府待師期所領南京一將外又涇原秦隴之兵約二千五百騎聞約取七月到本府正是六七月間在路到此又便南行夏秋盛熱比至桂州已行萬里臣前已陳蠻界山林崖壑之險不通人行馬實難用頃年儂賊作亂狄青破之聞在邕州西北適近山坡地勢寬平馬得施力故當時破賊馬軍之力為多今日行軍深入蠻地事與儂賊不同儂賊溪峒一首領入我郡縣之間止是劇盜擊破即糜爛矣今交

趾自是一國竊有土宇恃其險遠主客勢殊秦渭馬軍
弓箭手本備羗戎皆是捍邊銳兵勁騎有到京師猶謂
不伏水土輒生疾病而乃驅之瘴霧沮洳之中巉岨差
枿之地水多沙毒草無藁秸進又不可以馳突決勝其
能還者無幾矣况西北戎寇睚眦顧望如聞王師遠出
邊騎多行忽起風塵來犯亭障東西往還萬里莫相赴
應又不比海隅之失備矣凡言國家大事必曰軍馬軍
馬者戎事之本不可忽也今邊塞簡選一銳士調習一

壯馬甚不易得盡心於國者方知之爾所有昨召邊要將官及騎兵願各遣還本道使荆湖多募丁壯蒐補諸土軍其將士服習土風諳識山川地利其騎亦只用南馬格式雖下筋力自壯慣行險隘安其水草使與中國之人相先後勢之便者也且使遼夏知朝廷之力一方有警邊備晏然不為動也八事伏見安南招討司期諸留兵以八月中旬悉至潭州潭州去桂州十四程竊聞嶺外嵐瘴八月九月尤甚謂之黃茅瘴草黃時瘴氣方

盛十月以後氣候始肅湖南饑荒糧草難致久留就食
實費供輸若便引行觸冒瘴毒士馬未用恐多病疫若
展一月期會可省一月芻糧湖湘之民大寬事力比至
其時新米已熟暮秋湖外風土調適免致人騎枉有損
傷國計軍行兩為便利九事本朝祖宗有邊防大事亦
嘗博採羣議今安南之舉興師十萬萬里討伐涉危度
險利害甚多然聖志先定國論已協伏願特降璽書內
外近職之臣各令獻策以示博訪之道使四方知陛下

重謹之意三軍知陛下憂軫之懷觀其否臧亦以見羣臣之材識愚者千慮尚須有得採擇所長不為無補也

方平所論九事亦必自此夏間今附見富弼疏後須更考詳郭遠征南文字五月二十六日奏云已於今月二十五日牒劄諸處促期勾抽陝西河東選舉軍馬并在京留住兵馬南京後軍京西就食馬軍節次起發前來取七月下旬到潭州齊集團結方平八事乃云以八月中旬悉至潭州當是後來却有改移或是方平所奏八月字誤也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七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九年秋七月丙辰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司言朱崖
軍黎賊黃嬰等為寇詔經略司令都大提舉管轄昌化
朱崖萬安軍俞瑊飭兵備禦

丁巳詔邕欽廉州被害土丁之家更蠲一料稅賦

戊午詔成都府路鈐轄監司於川峽四路舉官知茂州
己未詔郭遠等訪聞邕欽二州溪峒及外界山獠以所
居之地寶產至厚素所擅有深慮一旦交賊蕩滅朝廷
列其土為郡縣美利悉歸公上以勢異患同之故及交
相黨與或陰持兩端或未決効順湏前詔外得一詳悉
敕榜赦其罪惡與其所利誘之以爵賞迫之以誅戮如
此則賊勢必分大功亟立未知所言如何卿等宜審議
條可否疾速以聞遠等言看詳朝廷前降敕榜竊慮蠻

夷不曉文告之辭湏至盡一直說事理所貴人人易曉
乃條上八事請散勝州縣溪峒從之於是賊將黃金滿
岑慶賓皆來潛輸誠款

此據郭遠征南大字所受七月五日御寶劄子并達墓誌然墓誌云黃金滿岑慶賓來降彼黃金滿等未嘗來降但潛

通降款耳今畧加刪改其詳具注十二月十一日攻拔

門州時

庚申上批自關以西秋稼頗有順成之望近忽生蝗蝻
蚩蚘可令監司速分定州軍往來督趣官吏打撲靜定
以聞

辛酉上批河北京東時有結集羣盜攻劫鎮市殺傷官吏聞多是新條所配河清軍亡其條近雖已衝革然前此配人已多若不措置河上廂軍營率與州郡相遠上下羈束不嚴後日為患不細可速相度指揮先是中書言河清兵近經揀選諸婦各闕人乞令河北陝西等路除凶惡劫賊并合配鄰州及沙門島人外竝刺配河清指揮俟諸婦人足止之時已不用此法而復降是詔

壬戌詔宰臣王安石候王雱終七供職仍令太子右贊

善大夫王安上護雋喪歸葬江寧

北據時政
記增入

舒州團

練推官蔡京權流內銓主簿京興化人也

北據時政記
增入權流內

銓主簿不足書為蔡京故特書十
年七月二十四日改校書習學

癸亥安南招討宣撫司言襄葉邗縣巡檢殿直劉永安
坐擅殺被劾如情理可恕乞令隨軍効用以功贖過從
之初年李貴率衆卒不推兵器車永安手殺之大理寺
當以死然情輕且會赦故特從所請 廣南西路轉運
司言準詔給錢四十六萬餘緡付本司已市糧三十六

萬石粟豆四萬四千八百餘石草三十六萬餘束并牛羊緒酒應副宣撫司須索詔送李平一與周沃蔡煜同具給用實數以聞 成都府路體量邊事王中正言茂州所管靜州州將楊文緒因蕃部謀燒劫市戶圍逼州城并率張仁貴結連背叛今雖擒獲文緒然已病困恐且死無以徇衆遂輒斬之其張仁貴并妻女等乞裁斷詔仁貴陵遲處死并楊文緒妻子並依謀叛已上當法仁貴茂州牙校也 詔廣西死事官無子孫者許奏親

屬一人為之後

新舊紀云無子孫者立後

知廉州李時亮言邕廉

州見今重建州縣除邕州已有廂軍充役其欽廉二州須籍民力欲乞特免搬運糧草止從本州役使從之

上批陝西諸路累年諸色欠負今歲豐稔倍常收欽時不可失宜令元主借貸官司用心拘催每月終具收到錢斛數目以聞先是郭逵次潭州遣知欽州任起領

兵襲賊界永安州玉山寨是日起攻拔永安州

此據郭逵征南

文字七月二十一日奏

乙丑提舉永興軍等路常平等事杜常言奉詔供家譜世裔謹上諸房世次圖詔每遇大禮諸房輪一人與恩澤以昭憲太后之族多不及仕宦故也

丙寅遣同知禮院林希乘驛祭謝洪州順濟侯廟順濟侯俗曰小龍以安南行營器甲舟行人多見之故也後希還上言臣至廟齋宿是夜龍降於祝歐陽均肩入石香合蟠屈行禮之際微露其首祭畢自香合出於案上供器間盤旋往來徐入帳中其色及長短大小變易不

一執事官吏百餘人皆見之乃詔封順濟王 中書言

宗室試換欲令學士院於所占一經簽貼二百字以上

令面講說以不悖義理為通從之

九月戊寅
令始中格

入內供

奉官郝士良言廣州新開西北壕止濶十丈乞下本州
再開通闊二十丈詔蘇案相度開濬

己巳詔郭達等近累據朱初平奏邵州管下楊氏諸蠻
相繼內附其光僭光銜雖遷延未即出漢觀其事勢必
恐非久須當歸命然接納撫御固不宜失其歡心機會

但恐經度之官於光僭輩旣出之後便要建立城寨增置戍守若不須軍馬防托自可修置極為善計如必俟將兵前去未知何處取辦及城寨旣成之後用若干軍馬鎮守方其未舉動之間卿等其勿依違速與畫一裁處無致縱留大軍有妨南討害國重計達等言初平欲於已歸明陸家地名上里建立一寨乞差軍馬及下轉運司應副錢糧兵夫臣等固未之許今相度止可令巡防使臣等部領土丁弩手於要害處駐劄往來照管候

其人情馴熟漸次經營措置斯為順便

此據郭達征南文字增入六月

八日十七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可并考

壬申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諷言蠻人以犀香入嘉州已牒州婉順發遣詔張諷釋越職罪

癸酉詔以東頭供奉官宋明給事英宗藩邸歲月勞久除閤門祗候近裏州都監又詔閤門近許宗室遙郡團練使以上大燕赴坐自今大慶殿會上壽宜亦令預乙亥詔諭郭達等謀言交賊既歸巢穴日聚其黨教以

戰陣及搜集象馬閱習奔衝此蠻素狡獪今又操危心慮大患其於姦智必有出人意外者深恐八月中果來犯邕州見在彼將官傷於忠勇便與接戰慮誤大事蓋深入之師利於速戰故也仰更切審為處置嚴與戒約

此據郭遠征
南大字刪修

丙子詔訪聞陝西自罷濫錢後軍民交易尚為兼并之家不肯以省樣鐵錢與銅錢一般行使虧損官私深屬不便可令兩路轉運司分明榜諭州縣如有所犯即行

嚴斷仍令衆五日

六月二十五日周君云云

戊寅夔州路轉運副使太常丞董鉞特遷一官以募人
佃牧地之勞也

己卯詔贈皇太后曾祖贈衛王高瓊諡曰烈武祖贈康
王高繼勲諡曰穆武 命權發遣利州路轉運判官太
子中允黃廉太常丞王子韶並提舉陝西折納欠負廉
秦鳳路子韶永興路仍令諸路轉運提舉司應折納斛
斛並取在市實直揭榜許人情願仍臨時量增價錢內

五路如願以草折者聽令分定州縣每月一具依市直
增錢折納數以聞以上批陝西兩路折納欠員官司小
估穀價令民艱於輸納今三邊洊飢振發不少若不乘
此豐歲急謀收歛恐後或值災傷迤邐展移期限反致
陷失故也

十二月十七日又遣子韶

復放歸田里人王安國為大

理寺丞江寧府監當命下而安國病死矣

壬午罷程昉同管勾外都水監丞令都大制置河北河
防水利並依制置屯田使例施行

此據會要

尋有詔制置河

北河防水利更不置司其職事並依外都水監丞例施

行

此據實錄乃八月十二日詔今并
入此時政記又在十月初九日

是月安南行營次桂州郭達遣廣南東路鈐轄和斌及

楊從先等督水軍涉海自廣東進諸將九軍自廣西進

此據郭達本傳及墓誌附見其次桂州傳及墓誌並無
月日六月十五日移軍奏計期必在七月初耳更須考
詳張方平奏云桂
州至邕州十四程

八月甲申朔上批河北鹽法可速依舊庶商人不致疑

惑虧損課額遂詔三司河北鹽法依舊施行如舊法有

未便即與河北京東提舉鹽稅司同相度仍具去年實

收鹽稅錢以聞於是始罷章惇權議

惇議權河北京東鹽在八年六月十

八日沈括自誌及司馬紀開張景溫事可參考蘇軾與文彥博書又呂陶奏議可考呂奏在元祐元年閏二月

錄齊州劉宏鎮監稅左班殿直孫紀一子為三班借

職以紀與賊鬪死故也

乙酉三司言管勾軍器將作監買木宋述得旨除絹外給錢十萬緡述擅支十七萬七千餘緡理當推問緣事屬軍器將作欲乞降朝旨驅磨仍自今應支三司錢物

雖係別司亦許點檢從之 侍御史周尹言河北西路
轉運判官李稷苛刻佻薄務為氣勢推辱官吏至相州
專据吏人小過委官決責務以凌蔑韓琦從來州有兩
門其東知州出入其西以待賓客稷怒閤者不啟東門
追赴本司杖之知琦適與客會食故往謁琦琦聞稷來
徹食退客遽易冠帶迎稷稷復引去行移公牒言詞侮
慢吏民皆以琦將相大臣而為稷肆意輕辱萬口嗟憤
及體量司程之才等欲案劾其人乞罷稷監司以快衆

怒據稷罪狀如修趙州城枉費材用暴伐林木當北使路削白大書充修城木後安撫司恐北使見之遂遣人塗抹又移牒相州通判稱郡守以下不如一逃走賊人意在罵琦又牒諸州稱如課利增剩即其他細事一切不問如課利虧少即一一案劾前後不法又沮抑體量司搬糧種等事未覩朝廷施行詔提點刑獄司案實以聞後提點刑獄司體量伐木罵琦等事皆無有其他如尹所言詔劄與稷令知尋命稷與河北東路轉運判官

汪輔之兩易其任

兩易乃二十三日事今并書之
伐木罵琦事皆無有此據朱本

知

代州劉舜卿言準詔相度代州城壕取平壕中隄隔通
作一重引河水入壕不惟功大兼東北勢高峻引水不
至止依舊重數可為隔限從之仍依端拱二年十一月
辛丑詔河北緣邊城壕中墀削如斧刃五路州軍準此

端拱二年十一月
辛丑詔未見

丙戌詔命程昉相度淮南路有無可興水利以聞初中
書奏差昉制置淮南路水利而上批未須制置可止暫

差徃本路相度故有是命 又詔陝西河東難值豐歲
今年夏秋幸得成熟所在軍乏食當職官司若不乘時
竭力計置萬一邊堠小警必致狼狽費財誤事可令三
司嚴督責體量措置乖方不愆力者劾之

戊子河東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文彥博加
太保再任彥博辭太保許之

文彥博辭太保乞止受所
加封邑再任從之乃九月

二十二日事
今并書之

寶文閣待制同判國子監常秩提舉中

太一宮秩以疾請故也 上批贈太尉劉從廣妻普寧

郡主太宗皇帝之孫吳王元儼之女於皇家為尊屬可
增俸錢二十千餘人不得為例 又批聞安南兵過嶺
多疾病其令宣撫司曉告毋食生冷嚴立酒禁 賜茂
州行營兵級特支錢

己丑命給事中程師孟為遼主生辰使皇城使嘉州團
練使劉永壽副之度支員外郎秘閣校理安燾為正旦
使文思使高遵治副之 宣撫司言徽州團峒首領龍
廷威等四人歸明乞補下班殿侍從之仍各賜錦袍銀

帶

庚寅上批熙河近歲減罷使臣至京多日其間有戰功者宜稍旌異內嘗該轉資之人先次與注一差使

辛卯權發遣夔州路轉運副使董鉞言近發黔施等義軍赴安南招討慮農作失時乞盡免夏秋稅中書言逐戶稅多少不等若不槩免即為不均欲令董鉞裁定務令均濟從之

壬辰遼國母遺留使林牙懷化軍節度使蕭質翰林侍

讀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成堯錫來見置
酒垂拱殿不作樂後燕紫宸殿亦如之 宣徽南院使
判應天府張方平言司農寺言近降新制應祠廟並依
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管下五十餘祠百姓已
買關伯廟納錢四十六千五百宋公微子廟十二千並
三年為一界關伯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
開國于宋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
許遠以孤城死賊所謂能捍大患者今既許承買小人

以利為事必於其間營為招聚紛雜冗褻何所不至慢
神黷禮莫甚於此歲收細微實損大體欲乞朝廷不賣
此三廟以稱國家嚴恭典禮追尚前烈之意上批司農
寺鬻天下祠廟辱國黷神此為甚者可速令更不施行
其司農寺官吏令開封府劾之又批擅鬻祠廟為首之
人已劾罪其赦後不覺舉改正官可并劾之又詔司農
寺市易司創改條制可並進呈取旨毋得一面擬進行
下

甲午成都府利州路安撫司言知霸州董永錫疾病乞以牌印付長子孝忠本司已依例給帖令權管勾

乙未詔安南道行營戰棹都監楊從先所總兵甲既不
過海洋宜令悉取招討司處分其空名宣劄及節制朝

旨並令送招討司

六月十七日辛丑招討司奏云云觀此則是從所奏也

中書

言近置南平軍以無屬縣割涪州隆化縣隸之其知軍
奏舉選人改官欲依信安軍例舉一員從之詔使臣

已試換文資者毋得復換武詔制勘熙河路結糴欠

負聞有事連本路兵官慮欲希功贖過令經畧司覺察
止約毋致引惹生事 權永興軍等路轉運使皮公弼
奏本路以荐飢減放租賦而賑貸之餘已無幾今軍儲
乏甚乞借次年所得鹽額錢乘此歲豐糴買芻粟於是
中書奏欲借來年所合出鹽鈔糴買其來年鈔宜更不
出從之

丁酉名茂州箠篋溪寨為鎮羌 詔南陽關安撫司檢
舉先降條制禁民開出穀北邊

己亥召輔臣觀穀於後苑 衛尉少卿直昭文館石鑑

知虔州上批鑑昨罷桂州非緣罪戾今到闕未有差遣

可却與東南一藩郡故也尋改知桂州

改知桂州乃九月五日今并書

始鑑登對具言交賊機智姦巧極不可輕上即令李舜

舉諭郭逵等曰如鑑所說賊勇銳致死或在夏國之右

緣此舉近繫二廣安危遠關四方觀望若不萬全致勝

於國計深為不便切宜穩審也

此據郭逵征南文字刪修石鑑乃八月初五日

對此詔亦初五日下今附此

庚子占城貢方物

壬寅宗室外宅鎖閉宗說卒廢朝一日子孫哀請還所
免官特許之

甲辰昌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苗授知河州
乙巳天章閣待制知秦州張詵知熙州時鮮于師中及
高遵裕皆坐違法結糴方被劾故授詵代之 度支員

外郎呂大防為龍圖閣待制知秦州 詔江東福建路
轉運司召人告捕信州強賊忤小八如能捕獲與三班

奉職本路巡檢徒中能自殺併與推恩

丙午京東西路轉運判官右贊善大夫蔡朦徙東路京東東路轉運判官太子中舍李察徙西路從朦父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挺所請以南京屬東路故也知茂州太子中舍范百常追一官衝替免勒停坐修展州城失撫諭蕃部致寇也既而鈐轄司言初計修展州外城並城東實蕃部董振珠元佃種地而百常乃於他蕃部搜索淳化中誓書界至為據用以興築仍勒

停

丁未上批近廻北界理會河東疆事牒宜錄一本劄下

韓縝等照會

此據御集八月二十四日
增入存此要見疆事回牒

戊申詔司農寺不覺察公使庫吏詐欺官錢十連官吏
并開封府元錄問官吏並送三司劾之侍御史周尹言
都水監劾司農寺吏劉道冲等盜公庫錢聞張諤以簡
請求權知府陳繹於三數日結案故出罪人且開封府
司農寺檢正官皆委任不輕乃敢朋邪欺罔其為害甚

大不可不懲詔令張諤陳繹具析以聞而二人皆言無
之尹又言諤曲庇吏同盜官錢私書請求繹等故出入
重罪及杜亮恐迫所轄吏致盜官錢兼嘗曲法受贓不
當補三班奉職勘官劉柄因詣臣說兼府司元勘及今
劉柄再勘案驗甚明乞檢會臣前奏并案牘施行詔提
舉在京諸司庫務司根治

十二月二十二日繹等坐責

又詔中書

秀州制獄見禁繫千連人已不少其勘官又日有枝蔓
卒未見結絕次第可速指揮并秦鳳等路制勘院亦令

速結絕 詔自今應緣邊入中及輸納糧草並免打撲
錢

庚戌權判都水監程師孟言臣昔提點河東刑獄兼河
渠事本路多上山高下旁有川谷每春夏大雨衆水合
流濁如黃河礮山水俗謂之天河水可以淤田絳州正
平縣南董村旁有馬壁谷水勸誘民得錢八百緡買地
開渠淤溉田五百餘頃其餘州縣有天河水及泉源處
亦開渠築堰皆成沃壤凡九州二十六縣共興修田四

千二百餘頃并修復舊田五千八百餘頃計萬八千餘
頃嘉祐五年畢功攢成水利圖經二卷付州縣遵行迨
今十七年近聞南董村田畝舊直三兩千所收穀五七
斗自灌淤後其直三倍所收至三兩石今權領都水淤
田竊見累歲淤京東西鹹鹵之地盡成膏腴為利極大
尚慮河東路猶有荒瘠之田可引天河淤溉乞委都水
監選差官往與農田水利司并逐縣令佐檢視有可淤
之處具頃畝工料以聞俟修畢差次酬賞從之於是奏

遣都水監丞耿琬管勾淤河東路田

食貨志同師並提舉京東西淤田在

五月末九月十六日同提舉京東西淤田明年六月十四日賞功

辛亥大理寺丞館閣校勘崔公度檢正中書禮房公事

壬子荆湖路察訪蒲宗孟言兩路元敷役錢太重民間出辦不易至每年所收廣有寬剩詔荆湖路寬剩錢各

權減二年又詔見在廣南路僧道權停判憑出外以

廣東轉運司言聞交趾昨陷欽廉等州執僧道百餘人奪其公憑而殺之令間牒詐為僧道以偵事故也提

舉開衛州界運河程昉言衛州界創開運河口取黃河水入沙河下合御河以通江淮漕運又於遙堤次上修置木牖畢功詔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司案視保明以聞昉先以淤五鹿城口地賞已遷一官至是中書再進呈論賞上令且未施行俟保明沙河取旨乃令案視焉

七年

七月九日九月七日八年八月十九日并此年十二月癸未朔當參照

九月甲寅朔侍御史周尹言欲乞應川陝商旅不許挈家屬入威茂州及本處人與蕃部交易止得於州縣城

內不得出接連蕃部處城門如有移家住居及以婦女看親須經永康軍及綿州龍安縣給公憑乞自朝廷立法所貴邊禁稍嚴姦謀遂寢從之

乙卯環慶路經略司言委官體量牟尼扎布事跡本司看詳牟尼扎布雖有貪黷之實然蕃官類不知文法又因部轄嚴峻致有訴訟若所坐稍重則恐熟戶扇惑倣效其餘酋領心不自安乞止於本路州軍監管候經赦令別立邊功贖過錄用上批近據諜報西界緣邊酋領申衙

頭以漢界慕家數族欲投來乞領人馬等應接今首領
牟尼扎布不得本族人情恐實有密謀向背之人宜下經
略司嚴覺察須見有無確實并下种古仍令經略司選
慕恩一門內得力可以彈壓部族人權同管勾其牟尼扎
布送環州監質候經恩取旨 權發遣兩浙轉運副使
蘇懈言秀州華亭縣有外國辛忠等二十人至青墩南
洋語難辨問令書字與中國同稱高內國以語音宜是
高麗國人及將文字髣髴辨認因乘船遇風飄泊海岸

止說金隄郡水軍隊納米事詔秀州如參驗實非姦細
即居以官舍給食候有本國使人入朝取旨其後王徽
使至因賜帛遣歸

丙辰中書言先差范子淵提舉疏濬黃河李公義勾當
公事公義乞且用船五十隻鐵龍爪五十副役兵四百
疏濬大河中流令水行地中起北京至海口驗一過之
功今已一年有餘未嘗案驗欲令都水監遣官檢覆兼
子淵疏濬所亦恐用人船官屬太多皆未嘗案驗欲令

都水監遣官就覆驗可與不可裁減以聞從之

李公義疏濬大

河在八年五月己丑罷公義等在此年十一月癸丑朔

戊午駕部員外郎知都水監丞霍翔提舉疏濬汴河

詔廣南西路依五路例賜衣襖以方討交趾特恩也

辛酉詔自今應干買馬事並樞密院施行 詔應不教

閱路分保正大小保長並三年一替不願替者聽內都

副保正如保內第三等以上無堪選戶許以次選差

乙丑占城願以兵助討交賊詔坐使人所乞令學士院

別降敕書 又詔安南宣撫招討總管司應四路宣布

德澤安撫軍民等事屬宣撫司謀猷機策等事屬經畧

招討司行營將校軍馬等事屬都總管司往來文字並

相關牒上聞郭逵與趙卨不相能故有是詔

實錄云以職分不定

或有相侵故有是詔按所稱職分不定或有相侵即郭逵與趙卨不相能也今正言之

丙寅廣西經畧司言武侯峒段惟誠歸明詔惟誠與三

班借職 贈皇城使達州團練使帶御器械程昉為耀

州觀察使官其二子賜宅一區以昉任水事有功特恩

也昉挾王安石勢多所陵慢後安石覺其虛誕疎之昉

以憂死

昉舊傳云陵慢韓琦今改云多所陵慢舊傳昉以憂死新傳削去今存之

丁卯詔河北東路轉運司民訴旱災已出限乞減放稅
今既過時何以體量可見實災傷分數令具析以聞

戊辰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周沃乞令廣東指揮舟船廻
日於本路州軍點檢催促徑赴邕州計置糧草入峒詔
送糧草司相度施行訖以聞

己巳命權同判都水監劉璪提舉賣修置清汴材木兼

衛州界運河同管勾外都水監丞范子淵同提舉衛州
界運河兼賣河北淤田及材木等事都水監丞耿琬兼
同都大提舉京東西淤田

明年六月十四日賞功

中書言陝西

官司所納不堪用私鑄錢百一十五萬九千八百餘緡
初言止有二十餘萬緡一年可改鑄畢今其數乃如此
又稱每年止鑄大錢九千一百五十餘緡其違法納私
錢官司欲令三司依法施行從之

後來如何行遣 六月二十五日周尹云

云七月二十
二日詔可考

詔自今樞密都承旨兼羣牧使副都承

旨兼副使更不兼別差遣

庚午樞密院言安南諸將所召募人緣路多不法未有約束詔令將官量人數權立人員管轄有犯依階級法至死者奏裁

辛未中書言市易務收息錢市利錢總百三十三萬二千餘緡法應酬獎詔提舉官金部員外郎呂嘉問太子中允吳安持各遷一官陞一任賜錢三百千嘉問更減一年磨勘餘監官以下等第推恩仍自今年一比較

從之

壬申中書言欲令市易司發錢三萬緡於廊延環慶兩路同經畧司糴穀封椿其令本司指射撥還從之仍令市易司止於今次息錢內除破所支錢 秦鳳路經畧

司言禽獲擅入界蕃僧旺遵詔經略司於質院監質可更收捕審尊等三人候補獲如悉是旺遵同行入即止作本司意放廻令報董戩旺遵已收禁若早遣般擦出漢必放旺遵還後經略司言已依朝旨以旺遵付董戩

般擦首領諭以兩界通和令歸本道乞下熙河路經畧
司譯寫蕃字諭董戩送還所略漢口庶用命陷陣之人
復得生還從之仍令計議司譯寫

甲戌召輔臣觀稻於後苑

乙亥河北西路轉運司言諸巡檢下欲且揀留步兵二
十馬軍一十相兼擒捕盜賊多處依所奏施行時以義
勇保甲方上番故也

丙子詔廣南東路經畧司指揮諸州長吏如得西路關

報或探交趾事却當關報前路州軍者不得下司並親書寫經畧司即令管勾機宜官書寫毋得漏泄仍關牒本路監司準此 詔安南兵馬非久出界宜有以振作士氣昨任起等攻賊界玉山寨功雖不大然首能奮擊

其得功人可倍推賞訖奏仍布告將士使聞知

郭達墓誌云師

次潭州遣知欽州任起攻永安州拔之傳又云率郡兵峒丁三道進討永安州拔之左右江悉効順門州首領黃金滿岑慶賓降永安州玉山寨即七月九日事其餘當考

上批聞秦州制勘院

多逮繫熙河路官員今本路都副總管既新移易或方

在道萬一有邊事乃是都無人倚托必重貽朝廷憂顧
可速議指揮中書樞密院請令制勘院見禁繫熙河路
官員徒以下罪狀已明即發遣歸本任有因追禁闕官
處委轉運司於本路及鄰路選差得替待闕見任官權
管勾從之 賜綾錦院堧地為樞密五房院以都承旨
司言邊奏有緩急而諸房吏散居舊城內外往來回遠
或漏泄事機且不可以應猝故也 上批開封府界諸
縣遭旱人戶所納秋色苗稅可第等疾速量與蠲減此據

御集

丁丑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大理評事勾當公事魏森遣募宜州土丁以瘴癘死乞錄一子官詔賜其家銀四百兩又詔大名府棣洺州未獲盜甚多令河北路轉運司體量不任事捕盜官以聞

戊寅右監門率府率令始為太子中允堂除監當以學士院說詩中等也

七月丙寅可考

熙河走馬承受長孫良臣

言本路歲豐乞支見錢以廣糴於是中書言市易司見

入中四十萬緡今欲更令市易司就支本路錢十萬緡
與秦鳳等路轉運司計置熙河糧草仍於息錢除破從
之 詔前知虔州劉燾知黃州路京等十五人減磨勘
年陞名次各有差知池州鄭雍通判海州李清臣等十
四人降考降名次各有差以三司上比較諸路熙寧五
年鹽稅增虧故也

己卯遼國回謝使長寧軍節度使耶律英太常少卿韓
君儀見於紫宸殿置酒垂拱殿 詔宣撫司所至訪求

死事文武官家屬流寓無歸者指揮州縣安存願還本
貫者差人津遣其先遭寇略者多方購求有能獲送赴
官並與優獎忠義死節未甄錄者保明以聞陣亡將士
昨官為瘞埋聞聚為墳壟乃與儂智高逆黨京觀相雜
甚非所以旌別可令別為表識所過以官錢致祭

庚辰樞密院言莊宅副使張守節昨以死事朝廷厚加
恩典今逐處體量守節軍行挈娼婦與俱臨敵怯懦不
能使人其下兵級又多降賊教令作砲攻邕州以至失

守已追還贈官其子五人恩乞止與二人詔子二人與奉職八內供奉官黃懷信等獻修城飛土梯運土車詔將作監試驗

辛巳前將作監丞蘇子元為殿中丞起復權發遣通判邕州仍賜緋章服從知桂州石鑑所請也

是秋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張方平上表乞致仕詔荅不允方平因奏疏論率錢募役之害曰臣竊為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故衣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

可致者也昔者聖人所以治民之道別其四業任之九職農夫効稼穡之力虞衡主山澤之利百工飭庀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各率所事以奉其上而上之所以取於民惟田及山澤關市此財用之所出也沿革損益雖歷代不同要之必本於此過是則非王制矣伏見近制募役之法令人戶等第輸錢夫錢者人君之所操不與民共之者也人君以之權輕重而御人事以平準萬貨故為國者必親操其柄官自治鑄民盜鑄者抵罪至死示

不得共其利也夫錢者無益饑寒之實而足以致衣食之資是謂以無用而成有用人君通變之神術也本朝經國之制縣鄉版籍分戶五等以兩稅輸穀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謂取於田者也金銀銅鐵鉛錫茶鹽香礬諸貨物則山海坑冶場監出焉此所謂取於山澤者也惟諸筦榷征筭斥賣百貨之利此所謂取於闕市者也惟錢一物官自鼓鑄臣向者再總邦計見諸鑪歲課上下百萬緡天下歲入茶鹽酒稅雜利僅五十萬緡公私流

布日用而不息上自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廩祿軍師乘馬征戍聘賜凡百用度斯焉取給出納大計備於此矣景德以前天下財利所入茶鹽酒稅歲課一千五百餘萬緒太宗以是料兵閱馬平河東討拓跋歲有事於契丹真宗以是東封岱宗西祀汾睢南幸毫宋未嘗聞加賦於民而調度克集至仁宗朝重熙累盛生齒繁庶食貨滋殖慶歷以後財利之入至三倍於景德之時而國計之費更稱不贍則是本末之原盈虛之數

其疎闊不侔久矣陛下憫時事之積敝志在變而通之以財成天下之務故創立法制所大措置事以十數要在經國利民崇德而廣業也其中率錢募役一法為天下害實深通都大邑要扼之地以之併廢重鎮將吏之倫以之散遣游民敝夫而委以倉庫案牘之事軍員卒長而付以錢穀簿書之責如此不便之事因緣極多至於五等版籍萬戶之邑大約三等以上戶不滿千此舊制任差役者也四等以下戶不啻九千此舊制不任差

役者也今令五等一槩輸錢是率貧細不足之民而資
高強有餘之戶也且舉應天府為例畿內七縣共主客
六萬七十有餘戶夏秋米麥十五萬二千有零石絹四
萬七百有零匹此乃田畝桑功之自出是謂正稅外有
沿納諸色名目雜錢十一萬三千有零貫已是因循敝
法然雖有錢數實不納錢並係折納穀帛惟屋稅五十
餘貫舊納本色見錢大體古今賦役之制自三代至於
唐末五代未有輸錢之法也今乃歲納役錢七萬五千

三百有零貫又散青苗錢八萬三千六百餘貫累計息錢一萬六千六百有零貫此乃歲輸實錢九萬三千餘貫每年兩限家至戶到科校督迫無有已時天下謂之錢荒搜索殆盡而又弛邊關之禁開賣銅之法外則泄於四鄰內則恣行銷毀鼓鑄有限壞散無節錢不可得穀帛益賤變轉既難民日益困遠方僻路無所措其手足臣故曰募役之法為天下害實深凡公私錢幣之發歛其則不遠百官羣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糴買穀帛坑

冶場監本價此所以發之者也屋廬正稅茶鹽酒稅之課此所以歛之者也民間貨布之豐寡視官錢所出之少多官錢出少民用已乏則是常賦之外錢將安出或曰募錢輸官還以募役錢既出入非蓄聚也臣對之曰夫募錢者率之農民散於惰游市井自如南畝空矣或曰四等以下率錢數少民易輸也臣對之曰彼窮鄉荒野下戶細民冬正節臘荷薪芻入城市往來數十里得五七十錢買蔥茹鹽醢老稚以為甘美平日何嘗識一

錢向聞役法初行其間刻薄吏點閱民田廬舍牛具畜
產桑棗雜木以定戶等乃至寒瘁小家農器舂磨鏟釜
犬豕莫不估價使之輸錢吏以刻削為功干賞蹈利朝
廷開賞典而勸寵之則諸趣時進取之人安得不從風
而靡豈復知朝廷經久之體耶陛下本欲以美利利天
下至於施為見於行事非復聖意所存者矣陛下聖旨
一出執政奉行從而增益至於有司苛細甚矣頒下諸
路職司之官各出所見展轉文害本同而末異朝行而

夕改郡縣承用以至不勝其敝且民田二稅水旱檢放自有常制青苗之息或遇災傷猶暫倚閣募役之錢年雖大殺無減免之理往時州縣之役若身充若雇傭率三分其費而二分以薪糧取給豈悉資於錢也大鄉戶衆一役代歸十餘年間安居無所預矣募法之行且六年初年民始大駭既而伐桑棗賣田宅鬻牛畜比年稍荒歉處民流散多矣至今紛紜變更意莫能定其法上不能富國強兵成公家之利下不能便民濟物為天下

之福若但坐觀其敝莫之改圖臣恐國家之憂不在四
邊而見伏戎於莽矣伏惟陛下深思宗社之重俯察下
民之情申命高才遠識之臣通議率錢募役之法蓋愚
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民也動危甚易安之實難故
民者天地之心而國家之本也是以聖人甚畏之甚重
之欲保家國必先得民是謂藏身之固置器於安之道
也臣以衰疲不任陳力近已上章乞骸骨歸田里伏念
上荷聖恩至深至重故不能自忍於天下生靈披瀝肝

膽以致補報之心儻精誠上達天光下燭得以涓埃少裨海嶽一旦先犬馬填溝壑亦無遺恨惟陛下留神省察又言臣伏覩見行役法天下共苦不便陛下天高聽卑必聞其利害竊恐中外臣僚未有為國家深憂遠慮精言其本者臣既以方拙上荷知眷今拜章乞致仕方俟命解謝言念重恩思有以補報而去故不避誅絕上此奏封樞陳保邦便民之大計切務非徒詭激以抗高論而已陛下至聖大明儻察臣言實有益於國家即乞

發自清衷特下明詔停罷此法復行舊制舊制之中有
所未安稍為增損參定施行詔下之日四方萬姓若有
匹夫匹婦不慰悅抃蹈上感德澤者則臣請受罔上迷
國壞法亂紀之罪投放遐裔以正典刑若陛下猶謂臣
言未足為信古者有大疑謀及卿士庶人協同而後有
作即乞露布臣章俾在廷百辟以至諸路郡縣官吏共
得盡其公議二者惟在陛下發於神斷以定天下是非
若但送之中書詢之執政無益也則乞留中不下非惟

有以保全孤臣抑以忠義之言廣四聰之遠不勝為國
憂慮區區之心惟聖明諒察

方平乞致仕據集載不允
批荅有秋冷之語則其論

役法必是八九
月間今附秋末